

心是世間的主要因

劉嘉誠

關於世間構成的兩大因素「心」（心識）與「物」（物質），到底何者才是世間形成的原因，向來有兩種極端的見解，一是唯物論，另一是唯心論。唯物論者認為，物質是世間的起因，心識只不過是依附於物質才有的產物，如佛世時的順世外道，主張心從大種生，唯有地水火風四法，為一切眾生之因。反之，唯心論者認為，心識才是世間的起因，物質必須依止於心識才能存在，如內教的唯識論者，主張諸法唯是一心所變現，無有離心而獨存的外境。然依佛法的中道正見，心法與色法俱是世間形成的原因，此中，心是世間的主要因，色法是世間的次要因，因此所謂「唯心」，乃意謂唯心最為主要，此僅是遣除色等亦是主要，並非遮遣色法的存在，由此而免於上述極端之見。

佛法「唯心最為主要」的觀點，如《雜阿含經》第267經說：「佛告比丘，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，我說彼心種種雜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，其色種種。是故，當善思惟，觀察於心。」佛舉斑色鳥的羽毛有種種雜色，乃是由於斑色鳥心有種種差別顏色的認識之緣故，由此譬喻而類知，眾生由於心有種種差別，所以感報的色身也有種種差別，這說明了有情的生死相續中，心識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，色法只是次要的，因此佛告誡比丘，應善觀察於心。還有，如佛所說四句偈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此偈指出了意業與身口業的主次關係，此中意為先導，意能影響身口二業，若意業清淨，則身口二業亦清淨，如此即能止惡行善，是故此四句偈也說明了唯心最為主要，色法僅是次要的。

再者，有關世間的起因為何呢？就佛法而言，世間的起因，是由於有情的業力所感，如《寶積經》說：「隨有情業力，應時起黑山，如地獄天宮，有劍林寶樹。」此偈指出由有情的業力而有世間的生起，下自地獄，上至色究竟天宮。此一觀點，在《俱舍論·分別世品》也同樣說到，如：「安立器世間…謂諸有情業增上力…」這是說由有情的共業而成立器世間，〈分別世品〉又說：「如業所引，次第轉增諸蘊相續，復由煩惱業力所為，轉趣餘世。」這是說由有情的不共業而有有情世間。由此可知，世間乃是從業而生。然而，業又依於什麼而有呢？就上述「唯心最為主要」的觀點，業當依心而有，如月稱《入中論》說：「一切眾生皆由業生，業復依心，唯有心者，業乃有故，其無心者，業亦無故。故眾生流轉，心是主要因，餘則不爾。」引文所說「業復依心」，

若參照《俱舍論·分別業品》，可知即是該品所說一切業皆依意而起，如〈分別業品〉：「如前所說，有情世間及器世間各多差別，如是差別，由誰而生？頌曰：世別由業生，思及思所作，思即是意業，所作謂身語。」頌文說，有情世間及器世間種種差別皆由業生，業可分為思及思所作等二業，二業復可分三業，思業即是意業，思所作業即是身業、語業。〈分別業品〉接著說：「如何建立此三業耶？…若就等起，亦應唯一業，以一切業皆意等起故。」文中說一切業皆依意而起，此正是上述《入中論》所說「一切眾生皆由業生，業復依心」的意旨，而這也與前引佛所說四句偈的要旨相符，這些都不外在強調，唯心最為主要，色法僅是次要的。

以上不論從阿含、阿毗曇、乃至大乘經論，都對世間的起因指出一個共同觀點，那就是心是世間的主要因，它既不是唯物論，也不是唯心論，而是心物兼顧，唯心為主但不遮遣色法的中道論。